



## 她们， 是母亲 也是老师

### 74岁“周妈妈” 和她的34个“大孩子”

鄞州区潘火街道东南社区有一群“大孩子”——34名智力残疾人员，大多已四五十岁，但智力水平却停留在了四五岁。

今年74岁的周志利是他们的舞蹈老师，从2010年开始公益授课，一上就是14年。她教这群“大孩子”唱歌跳舞，教他们基本生活技能，努力教他们活成普通人的模样。



周志利在给“大孩子”们上课。

#### ● 连续14年给一群“大孩子”上课

“周老师就是我们的周妈妈”“周老师很好”……在东南社区“阳光家园”舞蹈室，这群“大孩子”说起他们的“周老师”，只会用这样朴素的语言。他们不善言辞，但在他们眼里，周老师就是他们的“周妈妈”。

这群“大孩子”因为有智力残疾，以前他们大多蜗居在家，甚至连小区都不曾走出去，生活单调而乏味。

2010年下半年，社区办起了“阳光家园”，主要为辖区智力障碍人士

提供日间照料、文艺课程和技能培训等。但如何找到合适的授课老师，则让社区工作人员犯了难。“很多老师听说面对的是一群智力障碍人士，都摇摇头表示不知道怎么教。”东南社区党总支书记吕晓萍说，当时他们一次次邀约，一次次被拒绝，后来找到了周志利。

退休前，周志利曾是潘火街道曹隘村妇女主任兼文体员，还曾做过幼儿园老师。第一次上课的场景，周志

利至今仍历历在目。“有的蓬头垢脸就来了，有的人身上还有一股味道。上课时有人说话、有人砸东西，一节课下来，我的喉咙就哑了。”第一节课结束，周志利打了退堂鼓，“我怕是教不好，你们再找找老师看。”

“周老师，我们实在找不到人，只有您了！”这句话让周志利不忍心拒绝。打那以后，周志利一周给这群“大孩子”上1-2节课，一上就是14年。

#### ● 用爱为他们打开人生的另一扇窗

《好运来》《好一朵茉莉花》《爱的奉献》《采茶舞》……2010年开始，这群“大孩子”每年都会登上社区舞台表演舞蹈节目。看着曾经连说话都费劲的“大孩子”站上舞台，他们的父母在台下偷偷抹泪。

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这背后是周志利日复一日的重复。“普通人可能一个月排练一个节目，但他们需要一年时间。一个动作起码重复几十遍，甚至上百遍。”在舞蹈教室，周志利耐心地指导每一个舞蹈动作，一遍遍示范，一遍遍纠正。现在，年龄越来越大，一节课下来，周志利经常满头大汗，嗓子“冒烟”。

面对这样一群“大孩子”，周志利每次去上课，总会带着“百宝箱”，她

会时常放一把梳子，这是特意给潘珠燕和潘晓燕姐妹俩准备的。

2011年夏天，姐妹俩穿着厚厚的外套第一次走进教室，长长的头发杂乱地缠在一起，脸上黑乎乎的。下课间隙，周志利借来一把梳子。“周老师帮你们梳一个好看的发型，女孩子就要漂漂亮亮的！”她帮姐姐扎了个马尾，给妹妹绑了个麻花辫。

“珠燕，你是姐姐，周老师交给你一个任务。以后上课，你和妹妹都要把脸洗干净，知道吗？”就这样，周志利和姐妹俩有了约定。一段时间后，姐妹俩变得清爽了，再也不蓬头垢脸，但周志利依旧习惯在包里放一把梳子，有时候变着花样给她们梳好看的发型。

这群“大孩子”中，有一些是父母

双亡的孤儿，蔡夏燕就是其中之一。蔡夏燕今年58岁，患有中度智力残疾，外加因小儿麻痹导致的右脚残疾，在人群中看起来有些“格格不入”。10年前，她的母亲突然去世，原本要强她突然变得没有安全感，经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哭。

“没关系，有周老师陪着你。”就这样，周志利整整陪了她3年多，陪她走过了最难的那段日子。

14年来，在周志利日复一日的舞蹈教学中，这群“大孩子”收获了自信。周志利则像母亲一样，从洗漱穿衣等基本技能教起，给了他们别样的温暖。一件温暖的冬衣，一顿丰盛的晚餐，或是寻常的叮咛，周志利用爱为他们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窗。

#### ● 努力让他们活成普通人的模样

为了让这群“大孩子”更好地走出家门，融入社会，2019年底，“阳光助行”计划应运而生。坐公交、地铁，去菜市场买菜、超市购物，到电影院和普通人一样看一场电影，他们完成了很多的人生“第一次”。去年，他们还在社区开辟了“共富花园”，种上了鲜花。他们在“共富小铺”吆喝产品，增加收入……他们正努力活成普通人的模样。

14年来，周志利见证了很多“大孩子”的蜕变。裘淑贞是“阳光家园”

最年轻的学员，现在的她和刚来时判若两人。因为智力残疾，父母担心她会走失，总将她锁在家里。长时间的封闭生活，让她变得沉默寡言。周志利的一次次上门走访，一次次做工作，让裘淑贞得以走出家门。

起初，担心裘淑贞害怕出门，周志利总是先把她从家里接到教室，课后再把她送回去。刚到“阳光家园”时，裘淑贞总是一个人缩在角落。周志利就在课后单独教她舞蹈动作，陪她一起练习。慢慢地，笑容爬上了裘淑贞的脸

庞，舞台上的她变得落落大方。

“有时候碰到老同事，我都会和他们说起这些孩子，希望他们能更多地接触社区，有更多的人帮助他们。”周志利说，现在“阳光家园”的志愿者已经发展到了300余人。

现在，让周志利最头疼的就是舞蹈课，她迟迟找不到“接班人”。“毕竟我现在年龄大了，有时候力不从心，不知道还能陪他们多久。但只要我跳得动，就肯定陪着他们。”

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章媛 陈颖

## 1

### 女儿：抱怨过，崇拜过 不变的是对母亲的爱

“我说了这么多，你在听吗？”女儿说。

“嗯，在听。”妈妈回答。

“你说在听，实际上没在听的！”女儿有些不开心。

“嗯，我在听的。”妈妈安慰道。

“那你复述一下我刚才说的！”女儿质疑。

“嗯？……”妈妈无言以对。

这是李沁雨很小的时候，母女俩时常进行的对话。女儿急于跟妈妈分享，妈妈想着手头上很多事情，听得心不在焉。回忆起这一幕，母女俩都笑了。

“说起小时候的陪伴，多少有点愧疚，不过万事总有两面性。”石晓为笑着说，“我是班主任，所以在她小的时候，陪伴时间确实少了点。但心里很记挂，时时有沟通，也是一种陪伴。而且我的职业是老师，因此很注重母女交流沟通的质量，我们之间的沟通从来都没有障碍，哪怕是在她的青春叛逆期。”

这一点，李沁雨很认同。“妈妈见过太多学生，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，我有时就算想隐瞒，一来心直口快藏不住什么事情，二来总是会被她猜到或看透，尤其是啥难事或者坏事，还是直接跟她讲比较明智。”

“虽然妈妈敷衍我的时候会生气，但更多还是崇拜。小学时我经常向同学炫耀，我会跟他们说‘我妈妈是宁外的老师，她班上哥哥姐姐很优秀’……”

然而，小学时候的崇拜，到了中学，多少成了李沁雨感到失落的原因。因为偏科，初中时，她感到自己再怎么努力，也赶不上妈妈教的那些优秀的学生。“幸好我比较会调整自己，不开心会及时说出来，情绪不会积压在心里很久，妈妈经常说学生各有各的好，不同人有不同方面的好。我也会去发现自己挺棒的地方。”